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帝內經素問卷二十四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黃帝內經素問卷二十三

唐 王冰 次注

宋 林億等校正

著至教論

示從容論

疏五過論

徵四失論

著至教論篇七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四時病類論篇末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

明堂布政之宮

也八窗四闥上圓下方在國之南故稱明堂夫求民之瘼恤民之隱大聖之用心故召引雷公問拯濟生靈之

也道雷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

而未能彰

言所知解但得法守數而已猶未能深盡精微之妙用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習道

有五一誦二解三別四明五彰

足以治羣僚不足至侯王

公不敢自高其道然則布

衣與血食主療亦殊矣

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

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

樹天之度言高遠不極四時陰陽合之言順氣

序也別星辰與日月光言別學者之明大小異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別作列字上通神農著

至教疑於二皇

公欲其經法明著通於神農使後世見之疑是二皇並行之教

新校正云按

全元起本及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
太素疑作擬

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

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

以明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誦即論也諷諭者所帝

曰子不聞陰陽傳乎曰不知曰夫三陽天為業天為業言三陽

之氣在人身形所行居上也陰陽傳上上下無常合而

病至偏害陰陽上下無常言氣乖通不定在上下也合而病至謂手足三陽氣相合而為病至

也陽并至則精氣微故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莫當

言氣并至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

而不可當

上為巔疾下為漏病

并至謂手三陽足三陽氣并合而

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從肩膊內夾脊抵腰中入循腦絡腎屬

膀胱手太陽脉起於手循臂上行交肩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故上為巔疾下為漏病也漏血

膿出所謂并至如風雨者言無常準也故下文曰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漏病謂膀胱漏洩大小便數不禁

也守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

言三陽并至上

下無常外無色氣可期內無正經常爾所至之時皆不中經脉網紀所病之證又復上下無常以書記銓量乃

應分雷公曰臣治踈愈說意而已

雷公言臣之所治稀得痊愈請言深意而

別爾已疑心已止也謂

帝曰三陽者至陽也

六陽并合故曰至盛之陽也

積并則為驚病起疾風至如礚礚九竅皆塞陽氣滂溢

乾嗌喉塞

積謂重也言六陽重并洪盛莫當陽憤鬱惟盛是為滂溢無涯故乾竅塞也

并於

陰則上下無常薄為腸澼

陰謂藏也然陽薄於藏為病亦上下無常定之診若在下

為病便此謂三陽直心坐不得起卧者便身全三陽之

病

足太陽脉循肩下至腰故坐不得起卧便身全也所以然者起則陽盛鼓故常欲得卧卧則經氣均故身

安全乙經便身全新校正云按甲且以知天下何以別陰陽應四

時合之五行

言知未

雷公曰

新校正云按自此至篇末全元起本別為一篇名方

盛衰

陽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為至道

帝未許為深知

故重請也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子至道

之要

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後世相習去聖久遠而學者各自是其法則惑亂於師氏之教古矣

病傷

五臟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主學盡矣

言病之深重尚

不明別然輕微者亦何開愈今得偏知耶然由是不知明世主學教之道從此盡矣腎且絕惋惋

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

舉臟之易知者也然腎脉且絕則心神內燍筋骨脉肉日

晚酸空也暮晚也若以此之類諸臟氣俱少不出者當人事萎弱不復殷多所以爾者是則腎不足非傷損故

也作腎且絕死死日暮也

示從容論篇七十六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從容別白黑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攬觀
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為余言子所長五藏六府膽
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

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

五藏別論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髓腦為藏或以腸胃為藏

或以為府敢問更相反皆自為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岐伯曰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所生也皆藏

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寫而

不藏此受五藏濁氣故名曰傳化之府是以古之治病者以為過失也子務明之可以十

全即不能知為世所怨

不能知之動傷生者故人雷公聞議論多有怨咎之心焉

曰臣請誦脉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別異比類猶未能以

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言臣所請誦脉經兩篇衆多別異比類例猶未能以義而會見十全

又何足以心明至理乎安猶何也

帝曰子別試通五藏之過六府之所

不和鍼石之敗毒藥所宜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言以

對請問不知

過謂過失所謂不率常候而生病者也毒藥攻邪滋味充養試公之問知與不知爾

新校正云按太素別試作誠別而已

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

重煩冤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或已或不已願聞其

解

公以帝問使言五藏之過毒藥湯液滋味故問此病也

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

之少余真問以自謬也

言問之不相應也以問不相應故言余真發問以自招謬誤之

也對吾問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

窈冥謂不可見者則形氣榮衛

也八政神明論歧伯對黃帝曰觀其寒溫月之虛盛四

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由此帝故曰吾問子窈冥也然

肝虛腎虛脾虛則上下篇之旨帝故曰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耳夫脾虛浮似肺腎小

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

之脾虛脉浮候則似肺腎小浮上候則似脾肝急沉散

類也是以工惑亂之為治之過失矣雖爾乎猶宜從容

安緩審比類之而得三藏之形候矣何以取之然浮而

緩曰脾浮而短曰肺小浮而滑曰心急緊而散
曰肝悖沈而滑曰腎不能比類則疑亂彌甚 若夫三

藏土木水參居此童子之所知問之何也

脾合土肝合木腎合水三

藏皆在耳下
居止相近也

雷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

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卧此何藏之發也脉浮而弦切

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

有脉

浮弦石堅故云問所以
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

帝曰夫從容之謂也

言比類也夫年

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年

長者甚於味年之少者勞於使年之壯者過於內過於
內則耗傷精氣勞於使則經中風邪恣於味則傷於府

故求之異也

今子所言皆失八風苑熟五藏消爍傳邪相受

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

脉浮為虛弦為肝氣以沈而腎氣不足故脉浮弦也

石者是腎氣內著也

石之言堅也著謂腎氣內薄著而不行也

怯然少氣者

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

腎氣不足故水道不行肺藏二衛故形氣消散索盡也

欬嗽煩冤者是腎氣之逆也

腎氣內著上歸於母也

一人之氣病

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

經不然也

雷公曰於此

有人四支解墮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為傷肺切脉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

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

以為傷肺

而不敢治是乃譬以鴻飛亦冲於天

鴻飛冲天偶然而得豈其羽翮之所

能哉粗工下砭石亦猶是矣

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也類色

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

經謂經脉非經法也

今夫脉浮大虛

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

足太陰絡支別者入絡腸胃是以脾

氣外絕不至胃外歸陽明也

夫二火不勝三水是脉亂而無常也

二火謂二陽藏三水謂三陰藏二陽藏者心肺也以在

上勝二陽陽不勝陰故脉亂而無常也

四支解墮此脾精之不行也

土主四支

故四支解墮脾精不化故使之然

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

腎氣逆入於胃故水

氣并於陽明

血泄者脉急血無所行也

泄謂泄出也然脉氣數急血溢於中血不

入經故為血泄以脉奔急而血溢故曰血無所行也

若夫以為傷肺者由失以狂

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

言所識不明不能比類以為傷肺猶失狂言耳夫傷

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為使真藏壞決經脉

傍絕五藏漏泄不衄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

肺氣傷則脾外救故

云脾氣不守肺藏損則氣不行不行則胃滿故云胃氣不清肺者主行二衛陰陽故肺傷則經脉不能為之行使也真藏謂肺藏也若肺藏損壞皮膜上散經脉傍絕而不流行五藏之氣上溢而漏泄者不衄血則嘔血也

何者肺主鼻胃應口也然口鼻者氣之門戶也今肺藏
已損胃氣不清不上衄則血下流於胃中故不衄出則
嘔出也然傷肺傷脾衄血泄血標出譬如天之無形地
且異本歸亦殊故此二者不相類也

之無理白與黑相去遠矣

言傷肺傷脾形證懸別譬如天地之相遠如黑白之異象也

是失吾過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

是猶此也言雷公失之此見病跡者是吾

不告子比類之道故自謂過也

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

新校正道云按太

素輕是謂至道也

明引形證比量類例合從容之旨則輕微之者亦不失矣所以然者何哉

以道之至妙而能爾也從容上古經脉頌得從容之道

陰陽類論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脉頌得從容之道

以合從容明古文有從容矣

疏五過論篇七十七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論過失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

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

嗚呼遠哉歎至道之不及也閔閔乎言妙用之不窮也深

淵清澄見之必定故可測浮雲漂寓際不守常

故莫知新校正云詳此文與六微旨論文重聖人之

術為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

為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

慎五過則敬順四時之德氣矣

然德者道之用生之主故不可不敬順之也上古天真論曰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故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由此則天降德氣人賴而生主氣抱神上通於天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